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一終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二

息齋道人解

道經下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

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絶學也道以無得爲得學以無學爲學使道而可學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眞學故曰絶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則必以得爲喜失爲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自其本而觀之則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末必至於大異且唯之爲恭阿之爲慢方其唯阿之間則相去幾何及其爲恭與慢則相去遠矣響理爲善背理爲惡方其嚮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與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其本同故反慢而爲恭反惡而爲善在俄頃之間耳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於絶學有不難者然聖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於衆者衆人荒樂無央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照照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爲樂實以爲美實以爲明實以爲智昧於心性而惟實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游於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眞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於衆人識本達原不流於末是謂貴食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而孔德之容亦依於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爲物恍惚窈冥而不可常然於恍惚之中有象於恍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以爲有而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唯無中之有然後爲有中之眞唯其眞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知羣有之所由然以其體於至無故能觀衆有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歸之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弊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惑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時然後言人不知其有言也是謂希言自然若强而言之如飄風驟雨雖可以暫於一時然必有不能繼者夫以天地之力不以其常而飄忽振蕩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未嘗有意於得失之間其中自然知其本無得失也本無得失而隨世得失故或得或失皆信其所[illegible]

心焉故同於道亦[illegible]也同於德亦可也同於失者亦可也同於道者樂得其道同於德者樂得其德同於失者樂失其失得亦吾不知也失亦吾不知也是知謂內重則自信若不足於信則得失之念紛然於中有得有失自疑之不暇而況欲人之信已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跂足越於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於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

內應於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
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
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
道而有自心是爲餘食贅行夫食者適於飽行者
適於事既飽之餘蒭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
適事雖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
與行之贅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
嘗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修也先
天地生不見其始既不見其始則不知其終既無
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
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
生生不窮故可以爲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
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
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
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
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
所不具故曰反猶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
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
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不
及天地之大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
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人之身
喜怒哀樂之節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於王乎
苟能轉以自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

道又何難哉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爲而常無爲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於天下之細故苟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爲病而躁之病尤甚於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於所輕而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算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行未有無跡言未有無瑕計未有無非籌算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惟得道者行不有足故無轍跡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無籌算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故不可解由其

以至常爲體而妙於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爲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均有常而失其眞常故聖人每以眞常救之以眞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眞常救物則物無棄物然亦豈聖人能爲此哉猶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則均於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爲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於爲惡雖有多智祇益爲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爲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爲貴知白以守黑爲賢故爲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爲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爲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歸復于嬰兒用其黑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復歸于朴所謂曰嬰兒曰無極曰朴者皆眞常也故眞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爲道及朴散爲器

聖人以道制器然猶不失於道故用之爲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是爲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體道以爲質不得已而愛形於天地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取天下而爲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强其所無以失眞常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爲實有而我始君之於是以有爲撓之以有物執之而不知其所爲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失者反足以失之蓋物之若天下或自可以行或止可以隨或虛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强而壯或羸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隳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爲之執之使行者爲隨虛者爲吹强者爲羸載者爲隳則雖天且不可而況於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可行可噓可强可載者不至於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隳者不至於不及是謂以吾自然相其自然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數使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荆棘生於屯戰之所飢饉起於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强果者不久之謂也内持不得已之心外爲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伐未嘗强皆由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爲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況兵之實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辯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爲上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惜其不足以知此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此章言道與器相與爲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朴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奠位雖有高下之殊然至合以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爲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惟其未嘗棄物物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爲雲雨江海之氣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在外爲智在內爲明勝在外爲力在內爲强智與力爲妄明與强爲眞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爲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驚外不驚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凡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於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

心生漸離諸有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强志乃能力行見清淨根漸返於道盧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大道汜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爲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汜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爲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人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爲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惟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爲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安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於形器如過客之寓於旅亭暫住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爲欲樂所餌過客止於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爲患者故聖人雖在形器之間執大象而

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於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噏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强止固欲噏反張之欲弱反强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眞還自然歸止後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

翕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强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亦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止

道自無而入有始於喜怒哀樂之萌而極於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返化化無窮則愈失道矣故聖人於其將流則復以朴鎮之既鎮以朴朴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朴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朴之心則朴

非其朴矣不欲
以靜民將自正

道德眞經義解卷之二終